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56
7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刚果)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拉潘先生

加纳

杜美维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格兰德尔森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戈尔一布思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小姐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0384/A

上午11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亚内先生（博茨瓦纳）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一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安哥拉、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先生（博茨瓦纳）、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佛尔马先生（印度）、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莫拉先生（尼加拉瓜）、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恩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旱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恩戈先生（赞比亚）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他们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的议程项目。根据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

条，邀请这些国家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迪奥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巴达维先生（埃及）、霍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马克哈达先生，安理会在第2654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且发言。

马克哈达先生：首先，我真诚地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个人的品质和毫无疑问的外交才干将大大地有益于安理会的努力，公正和有效地解决所有在本月份内有可能提交给安理会的问题。我也感谢你的革命的国家坚定地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

我也真诚和深切地感谢你的前任李鹿野大使，感谢他杰出地指导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多年来，我们从他的国家的经验中学会了许多东西。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被剥夺了一切、遭受压迫、剥削和歧视，但仍在进行斗争的阿扎尼亚人民的真正理想的捍卫者。我代表这一组织感谢安全理事会紧急召开这一系列十分重要的会议，讨论南部非洲存在的依然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但更重要的是，在认真审议了这一问题后，安理会所有成员国是否将采取具体措施，永远铲除我们地区现状的根源、即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博塔先生在其声明中向安理会保证说：“家长式统治的殖民主义制度及种族隔离概念已经过时，对我们说来已不合适。”种族隔离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必须加以根除和摧毁的制度。概念是一种抽象的意思或想法。将其加以修改，给同样的结构加上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概念下进行同样的罪恶活动，这并不需要花很大力气。

南部非洲地区多年来一直未享有过和平。侵略活动及最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发出的使用武力的威胁已使该地区的前线国家和邻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多次遭到破坏。这些使用武力的威胁的目标只是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地区的稳定。我们组织的主席约翰·姆兰波指出：“博塔先生及其副手们过分认真地对待自己地区超级大国的角色，这对他们有害无益。”我们在六十年代被监禁时曾有机会彻底分析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种族主义者的这种思维使我们采取了人民战争的战略，并保证在条件有利时将其付诸实施。

在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交的这份文件中，我们一贯强调，我们的正义斗争要“立足于国内”而且应当“立足于国内”，利用任何前线国家或邻国为基地是不负责的——不，是犯罪活动。我们组织的这一立场载于我们题为“非统组织对南部非洲战略的指导方针”的文件中。现在，这一努力在被占领的阿扎尼亚境内到处可见；只要我国被剥夺和被压迫的人民的民族解放与自决的真正问题没有解决，这一努力就将不断加强。我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坚信不疑。

我们要向安理会证明，前线国家和邻国已成为“代国王受罚的人”。在古时候，代人受罚的人是指那些同王子和贵族青年在一块儿长大、王子有错时由他来受鞭笞。

安理会这一庄严和令人崇敬的机构依然无法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逐步形成了下列概念：安理会确实赞成使那些“代国王受罚的人”的国家处于目前的状况。换言之，在某些安理会成员国的默许纵容下，我们地区的前线国家与邻国成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种种罪恶的替罪羊。安理会无法或不愿惩罚种族主义的南非，因此，就让南非为自己的过失而惩罚其邻国。

所有这些国家都维护了那些它们签署的难民公约所载的原则。尽管它们的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刚刚起步的经济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它们自己人民的福利也经受着困难，但它们仍这样做了。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牺牲。

它们维护和被认为维护向遭受迫害、无人帮助、无家可归、失去家人和一贫如洗的人提供避难所和喘息时间这一崇高理想。而正是由于它们这样做，它们遭到了无情的惩罚，它们的人民被杀害，领土被侵犯或占领，它们的人民和经济受到了经过训练，拥有武器的匪徒的恐吓与破坏：所有这些都赤裸裸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与关于国际法原则的宣言。

“王子”——在此指种族主义的南非——应受惩罚。我们应注意的是“王子”的过失。

自去年8月强行实施所谓新宪法——这是压迫者制定的宪法，目的是巩固种族隔离——以来，被剥夺和歧视的人民一直在进行英勇斗争。他们正确地一致反对这一所谓新宪法，这是他们在世界上得到了赞扬和支持，但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内部，子弹、拘留和屠杀示威者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每一次举行的群众参加的葬礼上，种族主义者要杀害更多的人。在种族隔离南非内部每天都要杀害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问题是：这些屠杀的根源是什么？是流氓活动吗？是制造麻烦的人所为吗？还是由于邻国的存在？

在稍稍回顾一下更早的事：沙普维尔大屠杀是在由阿扎尼亚泛洲主义者大会计划和组织的一次反通行证法运动中发生的。在那次大屠杀发生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奥伊滕哈赫的兰加镇上的非洲人正平静地走去参加被种族主义“王子”警察所杀害的非洲人的葬礼。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哀悼者被残酷地枪杀。

该政权建立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送葬的人根本没有挑起事端，警察根本没有理由对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开枪。调查结果已经公布。明确证明，屠杀是政权的机器，也就是警察和“王子”部队蓄意进行的。在种族主义的南非存在着国家恐怖主义。

国家恐怖主义被种族主义的“王子”部队用来维持罪恶种族隔离制度，尽管它表面上说要以暴力“维持法律和秩序”。据“王子”说，去年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有

36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是为了保护“守法的公民”。同时，该政权实行白色恐怖，非洲人在杀人成性的警察、监禁和赶出祖先的土地面前人人自危。今天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种族主义政权把非洲人迁出祖先土地的同样的政策。我想读科威尔文章中的几段：

“一个南非民权组织今天指责白人政权两年第一次又开始强行迁走黑人，这一行动看来与政府要改革种族主义政策的愿望相矛盾……。

“上周五，博塔总统告诉议会，他的政府准备通过一个提议中的全国立宪委员会，其中包括所谓部落家园的领导人，与黑人分享权利。

“在提到当局的时候，为民权运动服务的一个南非白人沃尔特夫人说：‘他们的行为是对他们的言论的讽刺’。”

上千的人已经被捕。报界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

实施紧急状态法暴露了两件事。首先，这些地区真正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跃区。从1984年9月以来，整个整个社区拒绝交房租，当局束手无策；他们试图强迫交，但没有成功。在瓦尔三角地区特别如此，尽管现在已经扩大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区，如德班和周围城市。第二，紧急状态不是为了解决真正问题和根源，而是为了给种族主义政权压制国际新闻界的权力。

至于紧急状态下警察有权任意逮捕人民，这不是新东西，南非监禁和关扣政治反对派的严厉法律早已存在。

追逐逃避我提到的罪行，在邻国避难的种族隔离的无辜受害者被“王子”部队说成“消除我们区域恐怖主义的根源”（南非新闻照会25/85，12/30/85）

上星期日，1986年2月2日，我收到了我们的主席的来信，我立即转交给了秘书长，告诉他种族主义的“王子”部队要泛非主义者大会的16个难民在1986年1月31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1点以前离开莱索托，其中有两个寡妇和五

个儿童，都在十岁以下，有一个只有九个月。不到24小时后，我收到另一封信，我们在莱索托的代表紧急呼吁说，在种族主义政权的煽动下，六个新到的人在登记处被扣留，受到要被驱逐的威胁。我还说，这16个人正等着领取联合国难民专员署在马塞卢发的津贴，根本不在军营里，如果说有军营的话。我们无法理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的寡妇怎能成为“本区域恐怖主义的根源。”

种族隔离南非内部——我强调“内部”——的局势达到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程度，我们不应奇怪。这是阿扎尼亚的法西斯殖民者残酷实行的种族隔离罪恶制度的必然后果。被占领的阿扎尼亚、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与措施。不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就无法找到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另外，必须认识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才是阿扎尼亚真正改革的力量，不是压迫者。历史上，压迫者从未自愿放弃权力。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维护和平与安全。南部非洲为什么没有和平？答案很简单：残暴的种族主义少数执行非人道和可耻的政策。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的人民知道，归根结蒂，我们将是自己的解放者。我们不能放弃责任。但是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也有职任和良知。它不能也不应当允许殖民者少数对被殖民的大多数进行屠杀、谋害、拷打、监禁、剥夺公民权和赶出祖先的土地和家园。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只是几个成员忽视这一点只会对自己不利。

阿扎尼亚人民早就证明，阿扎尼亚内部的长期革命不是种族战争，而是一场民族斗争，把人类从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作为证据，我引证南非一家主要报纸《比尔德报》中福里先生的文章中的话：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南非人应当在黑人大多数的统治下，国家应改名为阿扎尼亚。”

也就是说，我们斗争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证实一个真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因此所有人生来平等，只能统率海里的鱼、空中的飞禽和地上的爬虫。甚至里根总统也承认这一事实，正如《挑战日报》1985年9月10日所报道，他说：

“种族隔离制度就是蓄意地、有系统地、制度化地进行种族歧视，剥夺黑人大多数的上帝给予的权力。”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前，我呼吁您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拯救六名阿扎尼亚爱国者的生命，他们被指控在这次动乱爆发时的1984年9月杀害沙佩维尔付市长，被种族主义当局判处死刑。其中一位叫特里萨·兰曼沙莫拉的年轻妇女，她是家中的唯一经济来源，护养一个50岁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其他几位是塞发德萨·莫刻奥纳、蒂尼索、古马娄及莫克几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百多名范菲大会成员被处决。我们希望安理会使这六人免遭同样的命运。

死亡是悲惨的。因此，我们同同胞们一起就那些英勇的探索者的牺牲向美国人民与政府表示同情。

我引用我1984年8月17日在安理会上的话来结束这篇发言，这些话是在触发整个阿扎尼亚燃烧的1984年9月3日事件爆发前两周讲的：

“南非代表昨天在这里讲的很对：‘偏见不会接受理性的劝告……。’(S/PV. 2548, P29-30)。新宪章是建筑在偏见之上的，因而，肯定不能通过理性来改变。那么，什么是其他途径呢？对被压迫、被剥削、遭歧视的阿扎尼亚人民大众来说，答案是明显的。”(S/PV. 2551, P41)

国际社会已在电视上看到阿扎尼亚人民如何回答顽固的偏见。扫罗在前去迫害大马士革的无辜生命的路上遭到雷劈。在这种灾难降临在某些人头上之前，让我们运用我们天赋的理性吧。

我们谴责以色列劫持利比亚飞机的海盗行径和恐怖手段，利比亚飞机在飞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土之后被劫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我们大家的事业，是人类的事业。

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是世界上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与神圣的行为而遭受惩罚。相反，国际社会应向它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主席：我感谢马克哈达先生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保罗·卢萨卡先生，我请他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您的才干和国际事务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您干练的领导下，讨论南部非洲局势的安理会会议将会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果。

主席先生，我也要向您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致敬，他出色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审议工作，特别是对另一个多事地区问题的讨论。

1985年，安全理事会几次开会讨论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和南非国内的日益恶化的局势，讨论南非对前线国家和其他国家，即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军事侵略和破坏。1985年，安理会通过了9项决议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与行动。

这一时期安理会几乎不断开会，而南部非洲的局势也恶化到最危险的程度。种族主义政权日益公然蔑视国际社会，跨越边界进行袭击，威胁入侵并继续占领安哥拉领土。同时，种族隔离政权丝毫不放松对本国人民的残暴镇压，拒不改变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安全理事会今天应苏丹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提出的紧急要求开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领土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欢迎安理会开会讨论南部非洲的局势。

我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深切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继续不懈的努力，争取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得到实施，感谢他对南部非洲地区和平的支持。纳米比亚理事会毫不保留地相信秘书长有能力代表联合国行使职权，并保证继续给予支持。

去年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回顾了联合国过去的成败。但是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安理会企图作出的坚决、果断地对付南非的每次努力都失败了。在去年纪念通过1960年1514(XV)号大会决议关于《非殖宣言》的时候，我们那些曾经历了殖民统治的人对这一失败更加感到失望；《非殖宣言》是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宪章。纳米比亚理事会再次重申，安理会有明确义务立即采取行动，保证安理会有关决议，特别是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

纳米比亚理事会呼吁安理会，特别呼吁其西方成员国认真审议过去几个月内发生在南部非洲的事件。南非被压迫人民已经奋起反抗。尽管当局残忍无道，人民的行动不是隔几个星期一发生，而是在全国同时每天都有发生。更多的白人要求同真正的多数非洲人代表进行对话。就连商业界现在也承认种族隔离对商业没有什么好处。

安理会成员都清楚地知道，前线国家外长继续在为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南部非洲和平而努力，于1986年2月3日和4日在赞比亚的卢萨卡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外长共同举行会议，审议南部非洲局势问题。外长们深入讨论了该区域严重局势，并在一项联合公报上达成一致意见。我想，秘书长办公室会将该公报作为大会和安理会文件分发。

卢萨卡通过的公报清楚地表明非洲和欧洲国家一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该次会议不仅谴责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要彻底根除其各种形式。

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卢萨卡会议明确无误地支持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即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英联邦、北欧国家、美国和其它政府与组织所采

取的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不能达到预期结果，就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且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唯一基础。 纳米比亚理事会仍将致力于这项决议的执行，因为继续拖延执行决议只能导致南部非洲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升级。

这个机构应当谴责南非破坏该区域前线国家和其它国家稳定的行径。我必须指出，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公报也认为直接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谓纳米比亚临时政府是完全无效的。 我们必须赞扬参加卢萨卡会议的国家继续反对南非企图摆脱联合国的伎俩。 安理会反对的联系问题也受到这些国家的坚决反对。 当然，安全理事会不能就此止步。 应当让南非知道安理会对其顽固态度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南非仍然坚持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且还不断地侵犯安哥拉，企图在军事上协助安盟这个企图推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合法政府的叛乱组织。

“建设性接触”是一个确定区域战略的计划，显然已经失败。 这项战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区域安全构架、实现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并且促进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自身的积极变革。 我们在“建设性接触”的帷幕后面看到了一项不断发展的谈判政策。 不用说，从破坏稳定到外交的过渡没有实现。

最近有不少新闻报道指出在南部非洲扮演促进和平角色的安理会成员有可能公开援助安盟，对此我们的确感到沮丧。

由于“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南非的行动使人们怀疑对话者的作用；这个大国是利用其中间作用来促进和平、限制比勒陀利亚对南非、纳米比亚和邻国人民采取暴力行动，还是利用其作用促进和建立南非的区域统治呢？所谓的“区域安全”原

来是比勒陀利亚区域统治的一种掩饰。难道诚实的中间人不是变成了白人统治政权的不知不觉的工具或催化剂吗？

比勒陀利亚的南部非洲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前面防卫”，第二，“破坏稳定”，第三，经济杠杆。作为战略第一方面的“前面防卫”包括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军事进攻，如最近对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袭击，以及威胁要对其它前线国家进行军事袭击。第二方面“破坏稳定”包括向前线国家的叛乱组织提供支持，如军火、运输、后勤，通讯，训练、资金等方面的援助。

除了破坏稳定和前面防卫之外，比勒陀利亚还对其邻国奉行经济杠杆的政策。其目的是在该地区制造新的政治现实，即重建一个更加符合白人统治的愿望和需要的政治秩序。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最近对该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回顾，并且指出，自1980年以来，比勒陀利亚的破坏稳定政策造成九个成员国1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被恰当地称为“破坏稳定的成本”。

几个月来，南非黑人的抗议浪潮不断高涨，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在黑人表现出日益强烈愤怒的时候，比勒陀利亚也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由于这些戏剧性的事态发展，南部非洲地区的更广泛的发展大大地失去光彩，这体现出比勒陀利亚在南非维持白人统治的全面战略。

国际上接受或反对南非的行动必须来自那些南非无法控制，而且受到国内选民压力的政府。

这样看来，南部非洲和西方国家出现的事态具有特别的意义。黑人抗议、暴力镇压、更多的抗议，这种循环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北欧国家激起了各种运动和示威活动，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迫使同南非有交易的政府和公司向比勒陀利亚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这些事件理所当然使南非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前功尽弃，而在一年前在这个政权看来其努力是很有希望的。南非的战略是为了解决国内政治控制、区域霸权和国际承认的问题，可是其中的必然矛盾使得南非的计划破灭。

本理事会有明确的义务尊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必须令人信服地对和平与安全遭到危害、特别是它的权威一贯遭到侮辱的局势作出反应。本理事会在处理其关键和明确任务时的有效性取决于某些成员国的利益和政策，这种情况日趋明确。这些成员国也是南非的贸易伙伴，把该政权看作是“地理政治的盟友”。

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使南非政权改变态度，而是如何确保南非的主要西方盟友改变政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国际社会所看到的是主要的西方盟国表面上谴责和拒绝接受比勒陀利亚为维持其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所进行的阴谋活动，然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所担心的却是尽管所谓的临时政府、“联系”这一外部和无关的问题、利用纳米比亚领土来对非洲邻国进行破坏、恐怖主义和军事侵略等行径遭到了公开的谴责，但本理事会仍然由于南非强大的西方盟友进行阻挠而无法采取有效行动。

本理事会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和鼓励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嚣张气焰，而本理事会本来是要制止这种气焰的。由于无法采取行动，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机构等于给那个严重威胁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政权吃了一颗定心丸。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坚决呼吁根据《宪章》第七章向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强制性制裁的影响只不过是经济上的。但是可以向比勒陀利亚转达一个必要的政治信息。这种全面性制裁对南非的影响在短期内会对前线国家和我们人民的福利带来消极影响，但如果继续允许种族隔离政权传播恐怖，那就会使得一种最不人道的局势永久存在下去。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政权派特务故意纵火烧毁了温得和克的国家教会理事会办事处。1986年1月18日，一颗炸弹在纳米比亚北部的路德伦中学爆炸，造成大面积的破坏。1986年1月27日，几十名南非警察用皮鞭和催泪弹冲散了卡塔都拉一个纪念国际和平年的和平节。比勒陀利亚对纳米

比亚国内争取自由的人和对邻国内庇护难民兄弟姐妹的人所进行的恫吓和镇压是没有心境的。

南非人民每天都在经受着纳尔逊·曼德拉所描述的苦难：

“你们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自由之路都是不平坦的，我们许多人都必须跨越一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深渊，然后才能到达理想之巅。”

争取公正、自由、和平的斗争必须避免本杰明·莫罗斯所说的：

“明天，

当艰难困苦从天而降，

我们将逃往何方？

前途将从何而展？”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理事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佛尔马先生（印度）：昨天，我国代表团有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并表示我们相信你有能力领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再次开会审议南部非洲局势。多年来，安理会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和时间来讨论南部非洲恶化的局势——一种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安理会召开了无数次会议来审议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它违反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意愿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对独立、爱好和平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和破坏等行径。光是在1985年，在安理会通过的二十一项决议中，其中十项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问题的。这表明了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和日益高涨的反动种族主义政权政策和行为的情绪。

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它执行的紧急状态、滥捕滥抓、警察暴力、压制新闻等行径表明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制度正在垂死挣扎。英勇的南非人民已经

苏醒。种族主义政权知道，不管什么样的恐怖、警察暴力、屠杀、滥捕、拘禁、绑架和折磨都制止不了南非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和抵制种族隔离的运动。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企图在各种族社区之间挑拨离间。目前，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应该加强团结，一致为消灭该制度而斗争。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公然无视国际社会。它不仅使用各种手段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日益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已开始巩固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并加剧该领土军事化，使其成为向邻近独立非洲国家发动侵略和进行破坏的跳板。无视世界舆论在纳米比亚建立非法傀儡当局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联合国秘书长在其1985年9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

“在我最近同南非政府有关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讨论中未取得任何进展。”(S/17442, 第12段)

种族主义政权还对所有邻国推行赤裸裸的侵略和颠覆政策。这样，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以及所有独立主权国家一再来到安理会寻求制止种族主义政权的无端侵略。

1985年9月在安哥拉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

“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通过在这些国家主权领土上进行破坏、训练侵入匪徒和雇佣军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和作法。种族主义政权是想要推翻这些国家的合法政府。

“为此，外长们重申不结盟国家对南部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无条件支持，并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它们的持续侵略。”(S/17610, 第73和74段)

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通过支持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雇佣军推行其颠覆邻国政策，不结盟运动国家协调局今年1月30日在纽约通过的公报中：

“再次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和傀儡继续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推翻其合法政府的企图。”

安全理事会一再谴责南非部队在莱索托和博茨瓦纳屠杀无辜人民和大规模破坏他们的财产。安理会在几个决议中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作出赔偿。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安理会决定。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时地宣布一些所谓改革。这不过是企图迷惑世界舆论。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不能改进或改革的。只能废除它。世界公众舆论越来越注意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政策带来的危险。知名人士、议员、工会会员、艺术家、学生和越来越多的报界同声谴责种族隔离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镇压政策。

我们常常希望南非能够遵守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但这希望都未实现。南非一如既往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对其的自己人民和邻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制裁性措施是对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态度的唯一有效回答。我们希望，安理会所有成员能够最终走到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首先我要诚恳地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安理会将受益于你的智慧和经验。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阁下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赞赏。他十分干练地主持了1月份安理会工作。

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在安理会内发言，并表明了对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的南部非洲动荡局势和种族隔离挑战的明确立场。因此，我要集中谈论我们认为标志该地区局势恶化的最近事态发展。

几月前发生在南非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已在全国象野火一样传播，并在日益增长。大多数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因为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长期以来无视人民的合法要求，因为人民一再向国际社会的呼吁不断遭到安理会内某些常任理事国的挫伤。

法西斯主义政权对群众起义的反应不出预料之外。它对平民使用战争机器，狂妄的恐怖主义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老年男女被残酷杀害。正当安理会在此开会时，在非洲国土上对非洲人民的无情屠杀和班图斯坦化正在进行着。

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以悲痛、惊愕和无能为力的感情看到法西斯军队在南非的街道上是如何向南非儿童投掷催泪弹和开枪射击。但是，与种族主义者的期望相反，这些烈士的死亡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占大多数的非洲人在争取自由与尊严，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的斗争中不可征服的意志。同样，这也唤醒了世界各地怀有善意的人们的良知。但遗憾的是，人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南非正在发生的这场屠杀唤起了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良知。事实上，情况也许正好相反，这并不是不可想象。

尽管如此，比勒陀利亚的恐怖主义政权现在已无法制止黑人多数日益高涨的愤怒。因此，这一政权正在加强其疯狂的使问题外部化的企图——毫无疑问，它得到了其西方盟国的充分赞同与合作，特别是安理会中那些利用否决权禁止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具体行动的常任理事国。

比勒陀利亚公开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多次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和莫桑比克进行侵略；同时还有证据证明，它正继续组织、训练、武装、资助和派遣雇佣军及匪徒进入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所有这一切都只应从上述背景下加以理解。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也将会扭转这一危险的倾向。在这方面，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西欧和北美出现了对南非人民的正确事业的史无前例的大众支持。但某些西方政府对自己国家公众的广泛要求所做的反应却使我们感到失望。西方的绝大多数人都正要求孤立南非政权，停止同种族主义进行“建设性接触”。他们正要求采取有意义和强有力的措施，但他们的政府都决心用象征性的姿态安抚他们。因此，他们对实现正义的要求正在被贪婪和利润的冷酷的计算所压制。

国际社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为使纳米比亚和平地实现非殖民化所做出的努力同样也继续遭到恐怖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西方盟国的破坏。南非不仅已成功地破坏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同时还在利用这段时间增加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机构，以此来加强对该领土的控制，以此来加强对该领土的控制，同时继续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武装侵略。

纳米比亚的大规模军事化和建立部落军队正在加速进行。尽管安理会1985年6月19日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但温得和克的所谓临时政府依然存在。南非及其西方盟国在玩弄其种种邪恶的老伎俩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不光彩的内容，以便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联系”的政策依然被用来破坏联合国计划的执行，颠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政府。而与此同时，“联系”做法的另一面近来也变得更加清楚。所出现的形象是同样虚假和没有信誉的乌合之众，即安盟。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期望，种族主义政权将同以往一样顽固。事实上，我们代表团深信，鉴于比勒陀利亚及其西方盟国的利益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不论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过程中，还是在和平地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中，都不会有进展，除非安理会回答这一挑战，履行自己的责任。

我们毫不怀疑，迫使比勒陀利亚接受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和平地废除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同样毫无疑

问的是，这种制裁是能产生结果的。制裁的语言似乎是种族隔离政权唯一理解的语言。为了缓和和要求制裁的压力，关于改革的谎话已谈了出来。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种族隔离的基础是种族主义、剥削和不公正，因此是不能改革的；必须将其彻底消灭。

最后，我还想评论一下最近的事态发展。这一发展有可能影响到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在我国引起了严重的关注。萨文比是雇佣军匪徒，是种族隔离政权的走卒。他目前正在美国，显然是为了获得武器，以进行其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恐怖主义活动。而里根政府却接待他。这使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感到震惊和深切关注。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在以总统待遇接待这个非洲的敌人的时候，完全清楚，非统组织国家与政府首脑1985年7月18日到20日于埃塞俄比亚的亚得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常会上以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美国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公开或秘密地插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政都将被认为是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敌对行为。”（A/40/666. 英文第57页）

因此，我们要坚决指出，这种明确支持恐怖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其及雇佣匪徒的做法不仅表明了对非洲领导人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所有人民的不友好行为。同样，这种做法破坏了各国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些原则载于《联合国宪章》和《指导各国间关系国际法原则宣言》。

安哥拉是联合国的主权会员国，其对内对外政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安哥拉的主权并不也不可能有试用期。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如何强大，试图为其他国家选择其人民应生活的社会——经济制度，或影响其朋友的选择，这在当今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专横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和全能的，可以进行这种徒劳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诸如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样有自尊心的国家决不可能听任其他国家的指手划脚，不管坚持这一光荣的立场会带来任何的牺牲。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尼加拉瓜的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伊卡萨·加拉德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告诉你，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 我们相信，你的外交家的经验和才干、贵国作为正义事业斗争中的榜样，都保证我们的工作能够成功。

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李鹿野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议。

通过美国代表团，我们向“挑战者”航天机事故中遇难的七位 航员的家属表示哀悼。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南部非洲的局势。 我们必须再次提问：我们还要继续为这个问题开多少会？ 南部非洲的局势还要继续成为国际社会的紧张和关心的问题多久？ 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相同，非常清楚：直到铲除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

不断加强的内部镇压、持续地侵略和破坏邻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总之，南部非洲紧张状态的持续，都产生于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权，该政权出于其本质，需要靠恐怖生存。

因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最近为了欺骗国际社会而大谈“改革”，而目的只是为了永久维持该政权，安理会应对此采取果断行动。

邪恶的种族隔离不仅在南非内部迫害和压制黑人，而且在国外也对他们穷追猛打。

前线国家和其它南部非洲国家不得不一直承受南非的武装入侵，只因为这些国家承担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义务，帮助逃避种族隔离在国外避难的南非难民。

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种族隔离与犹太复国主义很象，都认为边界就是力量能达到的地方。 以这种理论为基础，最近对离特拉维夫几千里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总部进行了罪恶进攻；该国的领空领海遭到侵犯，‘空中警察’建立起来了，自命有权劫持和迫使飞机改向，完全不顾航空法和条约；纳米比亚被占领，所有南部非洲国家受到破坏。根据把整个世界看作华盛顿的后院的帝国主义观点，他们有权破坏拉丁美洲的民选政府。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残酷政策受到了与它保持商业、金融、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鼓励。

必须承认，要求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国际行动的压力已经增加。一些西方大国甚至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与南非的关系，尽管需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它们表示支持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

尽管如此，美国与种族隔离政权在各级水平上的合作没有丝毫改变，虚伪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也是如此。如果美国政府不支持比勒陀利亚的行动的话，种族隔离政权无法存在，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无法继续，前线国家不会遭到持续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就不会因为想在尊严中生活而在南非死去，安理会正在讨论的爆炸性局势就不会存在。

我们的人民，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和所有南部非洲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中美洲人民都很清楚谁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在南部非洲的名字叫“博塔”；在安哥拉叫“萨文比”；在中东叫“犹太复国主义”；在尼加拉瓜叫“反对派”——但它们的根源和理论以及手段要源自“帝国主义”。一方面，美国热情接待萨文比和领导反对派的前索摩查卫队的罪犯；取消克拉克修正案和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屠杀我们的人民；把谋杀我们的妇女儿童的刽子手称为“自由的旗手”。另一方面，美国自称鼓吹自由与和平，充当人权与自由的宪兵。美国在保卫谁和什么东西？在美国的有效宣传和价值的对面，是南非人民在种族隔离下生活的痛苦现实，萨文比与比勒陀利亚的联系，索摩查卫队的屠杀和掠夺历史以及在里根政府的资助下企图推翻尼加拉瓜的合法政府。

经济制裁正在对尼加拉瓜“实行”，因为尼加拉瓜人民参加政府，这被美国当作可怕的威胁。用来反对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借口——即人民受到的损害最大——只是继续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借口。这是一种拙劣伎俩。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什么时候受到过种族主义少数提供的经济机会的好处？华盛顿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的福利？

面对非正义、压迫和歧视，人民正奋起反抗。尼加拉瓜就突出表明，当一国人民决心自由，挺起腰杆前进的时候，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英勇的先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我们重申对他们的支持），已走上解放的大道。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们的前进。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时间已经不早，我想现在休会。安理会下次会议在星期一，1986年2月10日上午10点30分开会，继续本项目的讨论。

下午1点20分散会。